

汲古堂集卷之二十四

記

東甌何白无咎著



鴈山十景記

序列
前卷

能仁寺

自樂成東行八十里抵四十九盤嶺踰嶺由筍竹澗
過行春橋拾級數十武拓而爲寺曰能仁爲十八叢
林首刹也寺左一峯聳拔天半白雲英英冠其頂故
名常雲寺后芙蓉峯若負展而戴辰火焰諸峯環而
術秀於堂廡之下火焰剡剡上尋而色微紺峯下置

巨鑊焉或云取厭勝術以泄鬱攸氏餘烈若蜀之刻
石犀以鎮水恠觀名屬玉以禳火災耳下有雁渡堤
經行峽燕尾泉下培潭諸跡類皆清蔚雁山諸槩咸
雄拔瑰麗故以峯泉洞壑勝茲寺四山映帶若剖千
葉青蓮中而建寶王刹故自沉沉幽邃遊者自大荆
來首歷石梁次及靈峯諸勝耳目眙愕厭飫之餘眠
此似若落落無奇者余友楊生強爲解謂諸景若散
聖神通遊戲變現霞譎波詭種種恠異彼以常雲一
峯上黨於天爲衆山父若如來不動尊自足屈下諸
奇也余謂若爲茲寺左袒非篤論然遊者自茲始後
及諸景斯得顧虎頭啖蔗法漸入佳境耳

大龍湫

朱蕩南先生龍湫志畧云湫水合四山谿澗爲巨淵
淵側石檻有龍窟深黝不可測檻中作微凹削壁數
百仞水從凹中瀉下望之若懸布隨風作態遠近斜
正變幻不一或如散珠如驟雨如飛雪如輕烟或飄
轉斷續或左右飛散或直下如建瓴或屈曲如蜿蜒
或細瀉中琴筑或大注撼雷霆種種奇態不可名狀
余讀之灑然神逞前後凡三至顧瀑水雖多奇第不
甚譬朱先生言意先生文人好奇多溢語耳萬歷丙

戊冬余偕東吳朱在明撰杖往晚至能仁寺大雨隄
作夜分乃已五鼓枕上聞空谷風水聲若百萬戈甲
相摩憂余攬衣趣諸君行凡三里至錦谿谿石如砥
紋理璀璨碧流寒駛陽景媚之光益瑩徹清沙的皪
綠蒲丰茸斑鱗文雉上下若乘空信如白地明光五
色纂組耳山闕寂如太古微聞石上拄杖聲稍進山
翠益逼皆天無游氛不雲而雨已乃知漱冰澣沫也
再行三里許一峯當中流上千數百仞垂杪而岐曰
剪刀兩厓亦陡絕雄拔小立寒嵐凄清益衣而進登
轉耳根淵淵若聞輾萬轂過馳道中足底踉蹌爲動

客皆大叫稱絕奇仰見瀑流與風相鼓翁俄頃萬態
忽中爲風所遏半壁嫋娜久不下忽風從下揭輒天
矯若玉虬騰擲空外忽勁如萬鏃注射人急走避詎
那菴瓦溝若跳千斛珠檐端懸溜如秋雨亭午風稍
和日腳穿雲罅斜映高壁彩虹數道絢爛焜映余偕
諸君扶掖憇瀑後厓中劖若半瓠瀑布前挂水色與
日色相盪摩如坐石齊奴紫絲步障中眎人面咸有
異色作青紅熒熒不定狀朱君屢引舫船遮醜客咤
爲生平奇觀余於是知蕩南先生言非溢猶恨其不
盡究也夫瀑一而已風與水交相濟則山靈不自愛

其奇或水壯而風殺風壯而水縮咸不能窮湫之變
惟所見適遇適不遇耳予嘗聞登岱宗不見日觀非
遊也然日觀非極晴明不得見陰雨暄零春夏六之
秋冬三之已霽而登登而或翳已雨而阻阻而或舒
於是登岱者十不一覲焉信遭之不易也余於雁山
非不數數也於茲始睹湫之變徼寵山靈良腆哉

靈巖

予嘗謂造化之於物曷意哉若水之觸石也不得不
澎湃溯泫風之扣牝也不得不調調刁刁松韻之於
簣也雯蒸之爲霞也造化於物曷容心於其間乃於
靈巖裝綴之奇位置之巧又疑造化似若有意也者
靈巖外戶固無奇兩厓壁立若闢巖關稍入萬峯林
立中拓而廣足量萬牛而諸奇畢萃焉背懸巖屏展
橫互二里許半壁爛爛若五雲曰平霞障障之趾清
曠若步廊者曰安禪谷左右天柱展旗二峯爭雄競
爽窮目之力不盡其杪已而崇巒恠石林林總總售
奇效靈於兩廡間令人目謀心會應接不暇左峯之
巔有石若累丸者曰紺珠方堵若設屈戍者曰石屏
展旗之腋有洞甚深窳捫葛而上人憑石檻若騎衡
上有圓竇望見隔山天影如懸鑑下有深淵黝無所

見以石投之聲輒鏗鏜厓端跌伏而昂首者曰蟾蜍
是則東序之事始旣右峯若相顧而對舞者曰雙鸞
挺而亭亭古松盤攬其頂者曰獨秀銳而膚立者曰
卓筆烟鬟雨沐若凝睇者曰玉女是則西序之事始
旣迤邐深入則小龍湫龍鼻水九曲橋劒峯泉諸奇
不可以僕指計直眠則僧拜石鉢孟峯又若森列於
几席之下環而睨之旌旗壁壘大將奄廬無以喻其
嚴肅也寶幢華鬘法王化城無以喻其妙勝也珠林
瑤樹羣玉之府無以喻其瓌麗也山靈信狡獪哉予
曩偕鄭邦章中丞夜宿山樓四望寒月如積雪諸峯
偶立露氣嚴冷不覺神怡形釋中丞謂予是地宜做
句曲陶通明構三層閣異日與子兀傲其上日夕吸
飲靈爽之氣凡骨不難立蛻耳忽忽十餘年今中丞
方出山而予亦見二毛山靈未嘗謝客而容斤斤奉
七尺若春蠶吐絲自縛豈不大可姍笑哉披圖爲之
慙然

龍鼻水

從靈巖石脇扳危磴轉而蛇行經獨秀卓筆二峯側
拾級復登數百步兩厓垂合而闕者曰龍鼻洞厓端
石龍長數百丈蛇蜒下垂鱗甲悉具石理作縹碧色

中爪陷入厓中若攫拏狀龍首下垂去地不十尺鼻
端小穴泉涓涓時下一滴石盤承之香滑甘冽足傲
神漢而凌玉酒余爲一軟塵盆若滌大都名山峯巒
以其形似者錫以嘉名厯得其髣髴耳然酷肖惟老
僧巖與龍鼻水稱最奇詭洞口玉女峯適相對余笑
謂龍得葉公之似若玉女者如曷鼻魁肩何寺僧從
傍曰春夏之交峯巔躑躅花亂開宛若村姑縮兩鬢
挿彩勝故自妍媸余復戲曰第恨腰肢不作渚宮舉
止直女中笨伯耳爲之撫掌大噱僧亦听然第不知
予言云何

淨名水簾谷

淨名寺久廢故道亦荒蕪不可辨遊者或問水簾諸
跡輿夫給以久湮輒馳去余嘗三至其地始從林間
小田塍轉達溪岸遙望層巒簇簇曰蓼花峯寺故址
在焉石幢斷礎離離榛莽中何論昆明劫灰哉漸進
二舍許兩山皆純石綿亙二三里曰鐵城障言言軒
軒屹若百雉之郭間選溪石小坐仰見高天若翠幄
厓端猿狖唧唧嘯向人又若舟行三峽中也再入爲
水簾谷水自洞頂飛撒若明珠數千百琲晶熒奪目
洞旁藥草色如綠珩微風拂地翠光作浪秀色若可

餐右側有初月洞洞傍舊有屠山人隱居處余嘗謂
鴈山諸景皆跳處一隅獨淨名介於靈巖靈峯間又
復輔之以響巖之勝且夷曠可廬杖藜昕夕足可攬
結諸奇桑麻鷄犬居然秦人日月滂邪蟹堞宜杭陸
來麥復有竹萌茶薜昌陽黃獨之饒可以服食第恨
兩厓太束不甚受日光非栖真吐納者不可處或云
日服鞠芳山精粉一刀圭足以練靈明而汰陰滓豈
山川固有侍邪抑世乏孫公和梅子真其人邪

靈峯洞

出淨名可五里許遙矚天際靈芝峯婀娜若可拾隔
溪翔鸞五老仙掌諸峯又若揖讓肅客者稍追靈峯
兩巖造天中闢爲洞及抵洞口仰望洞中飛磴委迤
數百折若懸疋練稍深入石扇蔽虧晝色熹微若清
旭始且磴窮乃達平臺臺方廣可蔭數百人爽塏穹
窿恍挾飛仙尙羊天半中設大士像傍列十八應真
洞口飛泉時墮冷風中若飛絮冉冉左方有性井寒
沁而甘吸之毛髮皆爽頰欄下瞰洞口攜具小奚奴
蠕蠕如蟻余大呼聲隆隆鬱而弗吐若數部鼓吹奴
初至輒驚悸瞪目左右視欲反走已知人聲亦呼而
相和已而相樂也予憶廿載前初至靈峯計入洞已

湧古堂集 卷二十四
迫下春時洞中一老居士方舉火喜客至卽爲供茗設豆粥復爲謀臥具甚周先有成都行脚二比丘已宿齋結趺坐佛火熒熒風泉激激余與楊生相對蒼然隱隱毘耶丈室會上也頃之皎月清瑩可數毛髮予復出洞口倚石長嘯山中鸛鶴咸驚起軋軋掠長松而去顧楊生不能從也嗣後凡數至而老居士已化去無爲煬竈者坐是不復止宿每塵囂中想像茲遊以當濯魄冰壺耳

東洞

有宋太平興國間禪僧全了經行至東洞聞巖中童子誦經聲圍繞作禮竟於焉結刹名芙蓉菴後因高厓有飛來石羅漢復名羅漢寺相傳羅漢自清漳航海來將禮諾詎那遺蛻適遇樵者卽躍上高厓立化爲石其語頗恠誕不經傳疑可也地有石船按山塔諸蹟寺久榛蕪惟聞風泉松籟聲若昔之朝鐘夕梵相和答而已

梅雨巖

梅雨巖僻在鴈山西外谷無論遊客杖屨罕至卽詢之山中人亦鮮有知者余鄉梁進父文學嘗一再至咤以爲奇余偕在明遊適進父請爲東道至亟津津

梅雨巖憇甚力遂決策取道從長嶽原入山長嶽
沙土犖犖原隰樹烏柏動以萬計時初冬相葉着霜
如丹砂筍輿穿紅樹間二十里衣袂皆紫若馭冷風
從天台赤霞中逕度也已入靈雲寺故趾縱覽鬪鷹
巖九龍山諸槩便覺奕奕清舉繼至梅雨巖則兩石
插雲對峙飛瀑自厓顛垂下半壁一石特墳起瀑勢
春激濑射亂注霏霏若烟雨風排之陣陣過絕壁若
曳霧縠冰綃於空中也對瀑爲含珠峯大小天柱皆
偉觀在明起浮大白謝進父曰嘻觀止此矣進父謂
在明日茲景較之靈巖靈峯諸勝直齊魯之與邾莒
耳在明又不覺爽然自失也

石門潭

石門潭在鴈蕩之陰十八灘之委瀦而爲巨浸焉沉
竿續蔓莫底其止廣可數十晦兩山夾溪蹲踞勢若
虎闕下望竝若天門云中有巨鯉長丈餘每遇風日
和煦輒從容揚鬣水面小魚景附者以千計土人常
夜見赤光上燭潭水盡紫蓋神物窟宅也地主干識
夫云曾於月夜刺兩艇以巨絳聯束之與客攜酒具
轟飲令小童吹紫簫一再弄簫聲挾秋氣爲益雄殊
有穿雲裂石聲夜半古泓聞殷殷若雷鳴客憇而散

嗣後無有繼其遊者

石梁洞

遊客從西來者過謝公嶺登石梁洞而勝事始窮然操蛇之神技亦殫矣梁橫互洞口若偃虹左復下垂插入地呀然中啟若兩扉踧級而上入洞中洞軒敞可容坐具百餘洞後有水汨汨注爲小窪味甘冽不減品外泉引領南望則老僧巖兀立天際宛若比邱衣糞掃衣現由舍那身聽雪山老胡說法也見者無不嘖然大粲雁山諸景頗借附近峯巒助奇而茲洞獨介然特立無所因藉若孤高士自標一幟亦可尙已然遊者方倦登頓樂趣夷衍至此則平原無孔道委蛇又若重趺出九折阪而卽康莊也

游習家池記

予自雲杜取道抵鄖襄先一日李本寧太史觴予於甫栢臺顧謂予曰子馬箠且西西至襄陽襄陽據江漢上游環郡名山遑昔名賢之蹟往往而在襄陽守王君非子之里人耶子非不足糗糧也非不足屣屨車徒也第乏勝侶之與俱子盍往見馮生見之馮生負奇自喜雅游山水間子其訪之襄城之楚予謝而領之次日辭太史行凡四日至襄陽是爲四月晦日

乃往詣襄陽守予請以詰且游習池公遣二騎以從
予歸僧舍適客有造予通刺知爲馮生見之也把臂
劇談如平生驪遂訂詰且習池之約且日昧爽荆門
劉元善過訪談少頃謂予曰先生僕馬在門將爲習
池之游乎僕故人劉伯子俠烈多節槩委蛇習池之
阡墓草宿矣今且齋絮酒一酌伯子尋當追隨杖屨
於池上可乎予曰甚善遂逆見之於道見之復與王
汝賢將軍期不果汝賢快士也爲之惘惘卽竝馬出
文昌門南行數百武夾道皆高槐綠陰交暎茅茨隱
見便覺灑然再行二里許三逕犖峭陀陀上下欵段
行亂石中益蹶躓不前岸漸迫入江江流滌洄如帶
隔水鹿門南陽諸山依然如昔而賢者不可作矣道
傍古塚纍纍斷碣林立不勝悲風白楊之感復行里
餘沙中片石署曰杜甫故里予下馬低徊久之髣髴
往跡於殘烟斷草間覈其遺蹤舊趾已茫然不可考
爲之一慨復循江行二里地漸高山麓墳起松柏蒼
鬱朱祠翼然爲羊叔子祠祠前有亭中樹御製穹碑
肅皇帝起自潛邸嘗經此地親爲撰文諭祭又五里
折而西四山環抱若藩屏中隩而曠山皆駝駝不生
草木一徑循山趾入中滙爲陂塘受衆流菱芡荷芰

田田水面亭抗其半予與見之解衣箕坐亭下四面皆高柳掩映陂水水爲縹碧於暑益快少選羽流斟澗泉淪茗苻供客予輒盡數鎗笑謂見之曰此水甘冽固無減中冷惠山也惜烹法不按鴻漸火候耳爲之一噓頃元善從劉伯子隧道攜劉仲子同勛至同勛以元善往酌其兄墓夙亦庀酒榼至因坐共飲見之笑謂仲子曰伯子有弟豪爽乃爾何必伯子在也出亭循短垣轉東拾級入門有堂三楹軒敞爽塏堂前有臺廣袤二丈許臺心爲高陽池舊跡池縱丈有只衡亦如之淵渟作蔚藍色白石齒齒朱魚千餘頭出沒上下從容可狎池上有亭蔭之堂右祀東漢郁習晉習鑿齒山簡唐杜審言及孫甫郁卽習池所自始主人也是爲五賢祠祠前有亭頗宏麗楣楯左右皆一時薦紳題咏予不暇讀亭外山四垂飛青撲翠映帶遠近予亟呼酒偕諸君分曹劇飲稍已沾醉見之以謂茲亭不能盡領諸山之勝更命移尊戶外藉草列坐高柳中柳下洑流自習池出虢虢走田塍間岸傍古柳橫俯水上如渴猊狀予乃箕踞濯足上流拂拂若泛貫月槎亦一快也見之因澗水爲浮觴水淺膠杯見之命童子以草泥壅下流水浸溢因駐侍

者於上游浮巨觥諸君爭從下流攫飲以不得多醕
爲負於是予與諸君茗苴竟醉矣見之擊石歌李供
奉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清風明月不
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之句向予曰達生哉謫
仙人之語也予曰古人寥廓陵谷變遷今之陂池臺
榭或異於昔乃翠如虹如爲山爲阜者固非有異於
昔也今寓內邱壑若斯類者在所不乏乃獨茲山聲
光列於圖牒紀之咏歌至今千載而下騷墨之士過
而歔歔興懷若有不任其情者豈非名賢之蹟耶因
憶昔人有言曰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嘯東眺白沙思
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
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睇睇魚梁追二德之迹
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瑯命世作佐者必垂
可大之風高尚邁德者必有明勝之事嗟乎嗟乎古
今同慨矣已而暝色入林禽鳥相呼如趣歸人遂驅
馬而去馬上各占一詩闋明日予追紀其事

遊武當山記

萬歷丙申五月余客馮元成大叅鄖城署中凡二浹
旬日唯婆娑一室時時夢中作大赤清微想六月一
日大叅行部襄陽余從公乞一力爲太和前驅客有

笑余曰大暑鬱勃鑠石流金矣履涼臺無陰可憩子欲撰杖絕壑層厓之巔褫襪攀援疲於重趼然徒見嗤山靈耳何論濟勝甚矣游計之左也余曰不然余將昧爽而往禺中而止蔭茂樹濯寒泉折華翳日披襟遡風偃仰長林輒復移晷當其六龍亭午火雲揚旌余方箕踞青霞蒼靄間下眎人世炎埃堀堞則客所謂矣履涼臺皆火宅也客無以應遂於是日決筴行出止唐德觀遲輿夫久之午後出東門環郭而南蜿蜒崕嶺皆荒岡斷山童然如禿連亙百餘里漢水映帶逐勢宛轉亂石蹲踞若鼉鼉隱見水面筍輿沿江上下六十里至遠河時日已迫濛汜矣遂止宿館舍初二日五更發遠河曉色陰雩涼思蕭爽行十餘里微雨泔泔久之益甚輿夫行泥淖中二十里迺趣田家小憩傍午雨止出田舍行五里爲黃洋岡天益開霽時久亢曠四郊得雨若益蔥蒨登岡遙矚高山屏展羣峯合沓蒼黝深蔚如千葉青蓮華掩映天半白雲斐亘若冰綃素練橫亙其下山顛綵霞若蒸蘿若羽葆種種奇詭不可名狀余覺有異因指詰輿夫知爲武當絕頂也躍然神往又行三十里至均州過淨樂宮宮闕敞瓌異金碧絢赫藻績雕鏤若鬼若神

可謂殫極人間鉅麗之觀矣其寬廣幾割州城之半殿左爲紫雲亭構撰益精是爲祝釐之所道家以謂當神農時均爲古淨樂國真武嘗爲淨樂太子宮由是以名武當蓋言非真武無足當之也又名峯上又名太和文皇賜名大嶽世宗復勅爲峯岳以冠五嶽云初三日出均州望岳門石道如砥道傍夾直高柳陰若環堵四十里至迎恩宮又十餘里四山漸入幽邃山黛亦稍稍加抹又里許兩山垂盡若闢爾敞表以石坊署曰治世峯岳又里許馳道益整道傍爲沐浴堂爲修真觀又數百武山勢恢拓左右襟帶杉檜

萬章行列井井仰視遇真宮朱堯翬飛亭亭林杪宮後倚鳳凰山鴉鴿嶺右峯光峯而峯者爲望仙臺前峰蟠曲而俯者爲九龍山廡下有張三丰像并銅碑小影三丰當高皇帝時嘗結廬於此文皇屢遣使以書招之不得因賜號真人并銅笠銅杖今御札制誥羽士珍匱完好如新余因挾羽流尋宮後小逕登望仙臺列坐松根流覽諸峯目謀心會形神殊適適羽流攜酒至後口宮觀朝謁之盛余稍爲指點品隲幽勝皆憤憤無有領畧者殊敗人意乃立醞三卮下宿方丈初四日出過真宮里許有門翼然榜曰仙關兩

山陡立石道徑其中林樾交蔭灑然非復人間世又
二里爲元和觀再折而東二里許地忽清曠平疇膾
膾宛然村落畊者耨者餉饁者飲牛者舉桔槔者時
綵釋田塍間若從圖繪中所見桃花源境又行二里
遙見峯巒外抱地形中廓棟宇鱗次雲蔚霞興儼若
千家之聚者爲玉虛宮玉虛之制爲宮爲殿爲廊廡
爲亭臺爲丹城爲彤墀規畫視遇真淨樂無所損益
其大可兼淨樂之二遇真之三殿兩序懸以銅鼓石
魚擊之訇然中節羽流以謂出自土中不知爲何代
物殿之左爲望仙樓八窻空洞環以欄楯循欄回繞
四望烟嵐繚碧面面可擘結也樓下爲雪洞洞前有
聖水池折西而入爲三丰洞流憩久之輿夫趣行甚
力登輿從殿後小逕窺叢莽中十餘里始達孔道石
磴上下內倚斷崖外臨深壑古木輪囷大者百圍懸
綴陡壁根纏纏連絡亂石中壽藤夭矯緣木而上糾
結林杪飄風怒號恍若龍蛇鱗甲奮張至此耳目駭
愕頗詫詭異又二十里至太子坡坡躡級而上廻旋
九曲夾以朱垣垣盡爲復真觀觀亦幽絕時已下春
余欲託宿觀中黃冠不欲止客意色甚窘余遂揮輿
夫出行數百武至十八盤磧道降陟巉巖間樹亦茂

密不夜而晦只尺莫辨盤磴垂盡日境忽朗曠若發
蒙仰睇返照猶熒熒山椒未歛也負山爲龍泉觀觀
臨九渡澗澗上跨以石橋縱可十丈衡半之橋下清
流縹碧時幽咽亂石間淙淙如中琴筑倚橋四顧草
木蒙翳峭峯周遭如入囿中仰見天影少選新月初
吐濕翠襲衣又如坐清油幕中生平幽討之趣於此
信可忘死舒歎低徊不欲就枕顧安得吾黨二三勝
流舉白相賞以荅清貺因吟康樂惜無同懷客共登
青雲梯之句爲之悵惘初五日出觀行三四里道傍
棹楔曰玉虛岳別穿一逕甚微似若久無行蹟者輿

夫難之第謬言無它奇谿谷寥夔不足辱眉睫也嘗
余興不可已且復怖以多虎余乃舍輿徒步賈勇而
前兩奴踉蹌尾余後輿夫頃亦至逕緣清溪兩旁峭
壁摩霄逕石屢斷屢續信猿狖窟宅也溪流濺濺文
石齒齒綠蒲玕草蒙茸澗底秀色可餐仰瞰青天如
一綫初旭盪射兩厓樹陰濃翠淡綠變幻萬態余且
行且憩恐其易竟也兩輿夫相和大呼聲應牝壑若
出數部清商泠泠久之乃止行可五里高厓孤懸勢
若欲仆傍厓劉石半之外輔斷木爲棧曲折以度數
百步得地少坦左折梯而上中有小殿殿外架壑爲

臺朱欄四繞警若尙羊天半便覺兩腋習習風舉白
雲剡剡從厓巔出久之目眇厓若振動恍與飛雲頡
頏低昂爭馳天際厓石斑駁纂組如霞綺縵理起伏
作波濤狀下眇人行深澗中蠕蠕如蟻真奇觀也頃
循舊路出溪口登十八盤行深林中十餘里至紫霄
宮沿逕亦饒奇石紫霄勢若建瓴後殿特聳漸至步
廊輦道亭臺以次而降益覺雄峙兩旁羽客丹房遠
近高下星分綦布殿負石障曰展旗峯左右竝若華
表曰大小寶珠前有日月池七星樹外有陂瀦水淵
澈其源自金水渠下注廣可二畷而羸曰禹跡池復

從殿後拾級而上數十折至厓半曰太子巖下有洞
甚陜相傳真武修真處中有平石如座承膝處光若
髹漆可鑿厓折而升有小山隆起者爲道書福地七
十二之一也稍降爲賜劍臺臺前五老蠟燭諸峯亭
亭若在籬壁間物載折而降爲萬松亭亭外松杉偃
蹇如蓋迴望展旗若建牙日色欲晡下至方丈宿焉
初六日早從山右脇躡級而上逕頗陁絕又行里許
至烏鴉廟已渡灑穀嶺嶺界兩山旁皆絕峽中衍如
隄嶺盡折而西行峯愈奇峭林愈窳窳五里許爲榭
梅祠祠下榭梅二本柯葉扶疎故自濯濯又二里漸

迫羊橋萬丈嵩呼千丈諸峯卓立雲杪時聞鍾磬若
出半空止輿仰觀乃知方士結茅懸屋之下狀若贅
疣爲之辭舌卽道人虎皮張修真舊址竊恠彼何所
自往藉非乘蹻御氣之士鮮有不慄又行二里衆峯
益迫磴亦隨險水激激噴薄樹根亂石中是爲武當
澗又數百武至朝天宮輿夫氣不暇平余亦跪跪股
栗乃舍輿單紱走步而上仰眎鐵絙危梯廻旋百折
自峯頂下垂猶之空中曳帛屢喘屢憩梯循峯勢險
夷幾數十百盤歷天門者三始至太和宮羽士架屋
崖顛如累碁或至五六層下俯千仞上盈下縮狀若

壁燈風蓬蓬起礪壑中樽櫨輒軋軋有聲顧羽士寢
處其上晏如也余兩足如臙負風欲僵乃從太和方
丈午餉沐浴久之神色始定出登天柱峯以布繫腰
間命兩夫曳而上顧兩邾時相擊頤頰間又數折入
紫金城城依削壁巒危架險繕甃精固非驅石神鞭
不能辦可謂力侔鬼工矣入城拾級數折爲元君殿
爲靈官廟爲神厨折而東爲古銅殿制亦渾成簡朴
爲元大德年造再歷梯數級始達天柱絕頂四周環
以石欄中爲金殿開牖東向棖栢拱棧柱礎窻櫺製
作工精中像皇帝擁護諸將森列左右以至几案爐

瓶悉皆塗以金液焜熿燦絕逼背不定作禮畢凭闌
下望香爐熾燭三公五老玉筍天馬鷄籠諸峯若供
若獻若拱若立目力稍遠則萬山叢伏或如儀仗鹵
簿或如翠葆珠幢或如鸞鶴圍繞或如百獸率舞或
如萬方輯瑞逐影肖形不可殫紀縱目遠窮則南自
汝鄧西自荆楚連嶂奔騰纍纍總總如邱冢之封殖
北邙波濤之澗澗巨壑也漢江繞其下厖如衣帶余
爽然自失翩乎僊僊歛忽神游八極之表徙倚移刻
畏日驕蹇且欲褰裳下山羽流止余於南廂小閣且
曰雨立至矣少選雲霧回合下眎臺外瀾漫一氣則
嚮所見陵阜邱垤皆茫習不可辨唯三公五老香爐
諸峯頂時露雲氣中乍隱乍見時若鳧鷖點點出沒
海上無何風駢雲片冉冉低度如白馬如翔鷺如裂
素如擁絮風止雲盡則山色嵐靄依然也余西望香
爐峯之半有逕若縮帶因問羽士彼何所往羽士謂
余言野人范了髻結廬處其人頗可與語尋當拉之
俱來余曰真逸可坐致耶又指熾燭峯向余曰此下
故多雲衲間有異人余遂循磴下紫金城披榛尋香
爐小逕時時援松枝乃得上西折凡二里始至柴關
剝啄良久童子應門揖予而入野人出迓客共坐土

室落落穆穆頗覺疎暢叩其語殊鄙俚如嚼蠟予竊疑之意謂道人玩世聊示其麤耳中未可涯涘也復有頃大詈其曹耦御風道人者語屬持其陰事不覺爲之捧腹委頓而返下香爐峯復尋故道數百武小憩松陰下有逕北折適有居士休涼者因問居士此當何之答曰由此而北可抵瓊臺觀熾燭澗頃復北指謂余曰何處尋范了髻此中大人掉臂而去余爲悚然乃循其後不覺至瓊臺觀沿逕有金童玉女旗竿諸峯皆拔地離立無所附隸余再揖居士問曰居士向者謂誰居士第言殿後屠廡有憨憨道人者

吾不知其他予復問居士爲誰听然向余曰我瓊臺觀傭作耳何以姓氏爲余乃踵殿後小逕道人方跣袒綠陰中不爲客主禮但云何乃從烈日中來頤指片石曰此可小憩予覽其風貌高逸翛然有度世之表移時不交一言予乃乞師作一轉語道人第舉拂子曰子欲潛修密鍊先治爾心毋拈枝葉所謂至言不煩目擊道存矣時夕陽在山予亦餽甚不及過熾燭澗乃辭道人出道人因謂予曰覽子之貌非庸庸者幸善自爲計神仙去人何必有間負才寡識此叔夜之所以見誚蘇門孫生也子其勉之予爲之惘惘

若有所亡者久之復循來逕尋方丈宿焉初七日從
三天門下至朝天宮乘輿趣南巖宮則昨所歷若羊
橋萬丈諸峯會真橋武當礪則又髣髴若夢境矣復
從榔梅祠灑穀嶺憩雷公石過南巖南天門折而下
爲碑亭爲大殿從殿後掖門入見石广橫生跼跼欲
墮狀如曲旃上有巨人跡隱隱可見又數十步爲元
君殿爲啟聖殿爲南薰亭殿後懸厓斜覆千仞中多
小穴如燕壘穴中填以五百石靈官宛若影壁厓端
蒼松翠栢皆蟠曲倒垂如流蘇如寶蓋下爲石壇壇
外護以石欄下臨絕壑天柱插漢前峙如青螺鬢頃
有微雲冒之予戲語羽士此所謂無見頂相左右七
十二峯環列森繞壇外如空青曲屏邱壑清華當無
踰於此矣稍折而上爲禮斗臺逕復下折可二里一
峯卓立峯半爲捨身厓孽其杪有亭冠之爲飛昇臺
相傳少帝昇真處午後謀往虎耳厓訪老僧不二出
宮後間道行五里許忽聞竹外鷄犬聲又若遺身白
雲也林轉爲虎厓茅菴三楹予入菴禮佛畢有頃不
主至邀予共坐竹榻輒刺刺人間眷屬恩愛離別種
種可悲可喜事忽笑忽泣極其形容言雖淺近托寓
甚隱予獨憬然深領其旨間雜謔浪無非宗趣命沙

彌作伊蒲供飮已乃引予繞菴後斜而上至峯頂觀
蓬室方池叢卉美箭澗瀉潺湲石刊梵字頗極秀野
枯寂之趣已復捉予臂曰和尚頃與若語於意云何
予荅曰師言自著而微自淺而深顯密互融空有雙
遣此所謂深入不二法門也師曰有是哉莞爾而別
出菴取道五龍宮行十里至仙侶巖巖畔清流泚泚
曰百花泉又二里爲仙龜巖又折而東爲滴水巖巖
若覆鍾水自巖頂時下一滴有池承之晴雨不減又
二里過竹笆橋林樹蔽芾境益瀕洞二里至白雲厓
仰瞰五龍若在咫尺又五里至青羊澗志稱爲文始

真君舊蹟夾澗絕壁石脚挿入水中樹影與潭影鬪
碧作翡翠色澗底亂石凹者曲者窪者突者如斷珪
如殘壁如藥磨如蓋曰可泳可沿可踞可倚可晞髮
可濯足可施酒榼可支茶竈種種具備過青羊橋曲
折陟嶺凡十餘憩方至嶺顛予脇息萬綠中斜日入
林翠陰濃淡落霞曳彩時補樹隙交相暎發表裏虛
明如坐滇南料絲屏也又數百武至五龍宮宮後山
勢騰躍如龍翔虬馱前面金鎖紫蓋二峯階前五井
爲五龍井泉皆甘冽上有天地二池右有日月池月
池色黛日池色赭朱魚數千百頭游唼藻荇可狎旁

有小殿肺附宮左內供玉像五高可七八寸皆鑲碧玉爲之羽流以謂出自瘞中石匣不知然否出宮可二里爲凌虛岳又二里爲自然菴舊爲孫思邈陳希夷隱居五龍嘗於此授希夷睡法再折而下爲希夷誦經臺下臨桃花澗臺前後青楓文杏羅繞交蔭如行步障臺後有石廣可二丈平如擣碓曰晒經石載折而東里許至華陽岳中有穹碑刻勝國李浩然小像畫法類吳道子上有自贊及摹壁閒記知此地爲李所搜剔也有頃片月從林杪出庭階除無所不受予獨徘徊露臺俯眎廊廡山門碧瓦瑩皎如雪又如積水流螢青黃自照殿上鍾磬殷殷出翠微鬱而不吐者久之已而兩廡道房琳瑯笙管四起相和如聆咸池雲門隱隱天路也內顧靈腑清朗毛髮森爽超然有餐霞絕粒想乃知自逸於山林者以軒寃爲桎梏榮名爲土苴信非湯詔初八日出宮山行三十里復至玉虛宮道中所歷老姥祠磨針澗仁威觀及五龍行宮無非佳境不能一一縷悉臚述也午節至玉虛晚行十餘里宿遇真宮初九日復從故道至均州淨樂宮遂爲之記何白曰今神仙家所紀載弱水十洲不盛言其琳庭玉闕璿室瑤樓鉅麗之觀則必

稱神獸珍禽靈草奇樹族產紛葩之衆在昔萬乘之
尊若秦皇漢武力不能一至焉徒託之想像髣髴寒
裳濡足而已若夫兮岳宮殿觀宇金碧焜熿大者伴
闔闔紫微少者壓靈光景福班麟赤豹兮熊白鹿朱
草黃獨榭梅仙茗往往而在無論簪綬騷墨圓顛方
趾之士卽田婦牧豎輿皂之人皆得親覩其盛彼何
所取十洲哉古者禪主七十二君柴望之禮加於五
岳實以盤礴高明神君所宅宗長山川統攝羣品故
王者受命告成也若夫兮岳綿亘八百餘里高可二
三由旬滲漉之功侔於造化直擬攬挈岷峨伯仲崑
崙卽五岳尊明亦何多讓焉說者或謂茲山在昔泯
泯一旦遇文皇遂膺特拜不啻超五岳而上之爲茲
山幸或謂宵昧旣啓靈真盡洩輪蹄喧逐羶穢蓬勃
殊非神明所宜止戾是以羽駕廻翔而不下森輪橫
空以逕度無論帝真卽張三丰謝天地之流一何寥
寥也爲茲山不幸或幸或不幸我又惡乎知我請質
之兮冥之帝

游滄浪亭記

滄浪亭在均陽之東後負玉峯前臨漢水古孺子歌
濯纓處何子謁太和還再宿淨樂旣辭帝所復之人

間昔之靈秘清華之境乃舍我若遺而人間之塵鞅
交輻接軸復轆轤於前矣悅若簡子之寤意怏怏不
自得冀一濯滄浪以少紓其懷居無何州大夫林君
詣余余告以杖屨所歷而復請爲滄浪主人大夫曰
嘻不佞幸爲香案吏實宰太和日局於奉職期會歲
不一至焉卽滄浪近在廡下復糾於案牘簿領月不
一至焉子踦履而辱吾境不十日而奄有太和乃復
沾沾滄浪之水何子之不屬飫耶雖然子挾吾有以
寄其牢愁之思吾因子游而得以暫攄鞅掌之困吾
兩人者交相藉也不亦可乎予詰旦出城北門操舟
以濟江干卽古槐渡爲汝之鄧陝之商所逕道也是
以鬻渡者以百計予旣濟斗折而上數百武爲滄浪
亭亭踞半壁下瞰大江波光滉瀟白鳥晴沙亦超然
一曠觀也後再折爲彖覽亭從亭右折而南跋級而
上爲玉峯菴菴據玉冕之半古柏蒼然栢下石逕錯
以文石予披襟其下耳根清籟謾謾若拊鍾鏞頃之
大夫至大夫屏從者於山半葛巾方袍神氣適逸不
爲風塵磬折狀已陳酒脯飲菴後太和精舍精舍四
周藩以若榴蒼桂前甃石爲臺雜藝牡丹芍藥頗極
蕭遠之致菴左右多隙地質管萬挺沉沉却暑碧石

清江隱見林外少史掃石命酒予與大夫盤礴引滿
就陰避暑尊亦屢遷俛仰吟嘯觴爵交錯積然自放
左右之人爭竊觀不知誰爲太守也日暝下山予與
大夫方舟而渡水裔行旅擔者負者接衽聯趾趨渡
喧囂余謂大夫曰余不穀幸徵大夫之靈得爲竟日
之游衍衍然樂也今截江而渡者指不下數十百而
爲茲山一寓目者若而人哉乃知清華之享天所靳
也敢不拜大夫之賜已之中流烟際漁舫鳴榔相荅
復謂大夫曰今之漁父非昔之孺子耶何久之不託
於音也予乃扣舷倚和滄浪之歌歌曰漢之廣兮豈
撓而濁誰爲爲之匪揚匪漉漢之廣兮豈汰而清誰
爲爲之匪激匪澄毋塵而纓也毋泥而足也大白若
辱兮又何之濯爲詞舉音息登岸捨舟一笑而別

竹山竹谿房縣游記

麋城介雍梁間萬山綿絡井里虛涼厥土瘠瘠實爲
楚郡十五城之寢邱也其民罷敝其習固陋其俗悍
慄其屬邑曰竹山曰房縣曰竹谿壁鄔益深土風益
朴竹山爲古上庸地房縣爲古房陵州國朝成化間
谿縣竹山之鎮爲霍山庸水出焉房陵之鎮爲天馬

沮水出焉南經於郢俱入於江其地憑高負險谿澗盤結澗水噴薄勞泆湍騰濁流一石厥泥數斗土人汲飲項下多癯男女半之甚至大者如甕盎國人弗之覺也出見賓客其脰肩肩其種藝宜薺菽黍粟巨勝吉貝其方物多竹蒟萆野蘭白蠟蜜脾麝臍狐白麀鹿猿熊虎豹之屬利甚饒而土著莫之享也四方流寓黠商雜處諸邑咸操錢刀鹽布俟土人窘甚輒應之居數月盡箕歛其方物之它郡得子錢浮於毋錢幾三倍商日益衆家於境內者以萬計剝削滋甚民力日敝有司莫之誰何有司稍加擯抑商資弗

出土人食貨弗通公私交困於是黠商更得畢持其籌箸蓋土人不自覺其日搜其精髓而更倚以爲命可慨也其形勝爲千佛巖千人洞白雲厓東岳廟靈泉寺學堂古洞觀音閣元和觀其險絕爲黃茅山岳州山八道河七十二渡女兒厓閻王匾曲尺山石纏嶺其古跡爲呂巖洞殷家井安期足跡黃香故居尹吉甫冢廬陵王墳至若萬嶂韜霞千峯虧日谿澗映帶洞壑豁舒觸目會心類多可悅不幸處於闇昧之鄉闕焉無考吏茲土者不悲愴於山水謳吟之感則絕聞於蓬藿跼然之音卽加標目誰與相賞是以往

往鞠爲灌莽世竟無聞焉丙申七月初五日余因竹
山李洞南修谿沈華石兩令君之招發自麋城得恣
搜覽肩輿上下登頓千餘里至是月二十四日復還
麋上歷志經歷之處覽其人民皆編茅爲室不蔽風
日星離霄布山谷中男女椎髻裹以花悅樵蘇耕耨
雜處田間晨夕饗餐止於麥飢豆羹而已其窶者甚
至麥屑糠覈野菜半菽日不再餐乃視鹽豉蒜韭不
啻大牢之享是以小人輕命或以一言之忿輒至自
裁推原其故實以地不知有養生之樂生死等耳故
閭閻之間雉經仰藥沉淵者比比然也今大江以南
沃野千里泉貨輻輳汗牛炙轂貴介之子弟驅堅策
肥耳倦絲肉口飫膾炙身厭羅紈者眎此殆有間矣
然天道於人胡羸彼而詘此庸詎知羸之非詘詘之
非羸乎茲役也不獨攬結其山水之勝而於編民之
隱頗得其槩實深有感焉不可無記作游記

散花閣記

觀夢居士汨沒迷津望洋覺海五濁世界一切煩惱
居士嬰之者十五蓋賀焉二十年於茲罔有聞也於
是聞圓通大士從無數恒河沙劫發菩提心以聞思
修入三摩地三十二應觀聲抹苦若諸菩薩進修無

漏圓通現如來身而爲說法令其解脫乃至有學宰
官居士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種種等亦復如
是居士發願皈依大慈懺悔往業冀以攝受庶幾其
拯拔乎作是思惟已澡心滌念昕夕頂禮是謹昔者
富春之役圓通施以楊枝法水度我於尼居士別有
紀歲乙未春居士徙舍華蓋之東偏地隸羶鄉之聚
魚鹽輳集日與駟僮伍後有樓三楹稍靚深以一楹
藩爲二堵一以度儒書一以供大士中設一燈一几
一座無長物顧四周皆高垣無所見居士從西向穿
一牖隔垣碧桃一本當牖前桃始吐花亭亭掩映几
席間適赤城超如上人造居士少選風瀏瀏吹花片
穿牖入飛舞久之下著上人衣居士戲曰結習盡者
花不著身上人結習固未盡邪因署其榜曰散花閣
有間上人登坐設難曰吾聞西方聖人住持圓覺清
淨妙明十方徵徹名相不立有無雙遣爾以通塞明
暗風動花飜觸塵緣影種種迷著居士無迺自生分
別乎居士矍然起曰夫道本無言微言弗顯也言立
而名相立矣山河大地妄想幻結也而也漫假而居
士也漫假而比丘也我與若皆幻也卽幻卽覺幻覺
不相勝我對幻覺兩忘之而冥於道我將與若乘夫

莽眇之鳥而游乎太虛我將與若總轡乎圓頓之門
而晏坐乎大覺妙場相盡名滅翳盡花滅滅所滅滅
滅滅亦滅而則何如上人拈花而粲向居士曰如是
如是乃下座

羅浮林氏霞舉阡記

羅浮少南林君一日告予曰吾少有裘馬游閒之習
子之所知也中歲一切悉屏去獨好堪輿家言爲益
甚乃於♀女樗里希逸景純之秘青烏白鶴金函玉
髓之編靡弗殫精劇心以臻其寘已復縱觀寓內名
山川以證我之所究犁然若有合也比券得竹浦霞

嶼一席地原其來龍騰驤飛舞數百里若十萬戈甲
旌幢捧擁而來中繇郭溪天長嶺分脈自兌而亥開
障結穴其法負子而向午上合天星紫微之垣予登
穴四顧則若獅若象若箱若印曰天馬曰御屏曰捍
門曰攀表波譎雲詭森衛獻秀售靈於左右目不暇
給予早晚將營♀宮焉子其爲我記之以詔來葉蘭
陰王地師貌其大都題曰坎離交媾本乎易也夫易
逆數也金丹地理悉準焉陰中之陽爲坎陽中之陰
爲離逆者迎也迎則交不迎則不交金丹之有鉛汞
則嬰姪聖胎於是乎孕地理之有龍穴則神秀英靈

於是乎生達昔神聖冥察逖覽手握化機用能顛倒
五行裁成萬彙庸詎方技之末邪林君研精此道積
有歲時獨詣冥樞盡發乎鑰卽柄造物者終不能自
秘其靈君於茲山若取諸寄誰曰倖致者哉昔司空
圖預於中條山中爲生壙勝日引客舉酒賦詩爲樂
姚勗亦於萬安山麓營兆署曰化臺茲皆古達人之
致也林君年始望七神完而顏澤旣能遠紹賢達之
曠抱復爲昌後靈長之令圖其識超超去人遠矣予
戲謂林君曰自茲以往閱百餘年君之孫子其麗不
億將顯融昌熾大而門閭光而泉壤異日報功上冢
以修歲時之祀君將汶汶漠漠與化俱徂乎將歷歷
昭昭有所獨存乎將翳芝蓋桂旗驟赤豹以遨乎將
託蟲臂鼠肝與委蛻以化乎將歆其羶薌而吐之乎
將其爲有知乎爲無知乎林君蹶然曰以予今日之
知欲遡往昔之知弗得也烏知後來之知能知今日
之知乎子第爲我紀其知者而已其不知者子又烏
能知予無以難也遂書以爲記



汲古堂集卷之二十五

東甌何白无咎著

頌

靈雨頌

蓋聞上兮不宰潛通獨契於至誠大灑無言冥
運若歆其純德神默動而天隨息相吹而類應
下逮六幽之寘上薄三辰之精不有昭乎孰云
斯格若乃風襲齊臺霜飛燕地星蝕秦庭雲開
衡岳莫不渙汗往牒氣氲縹帙者矣歲在闔茂
月中稊實肥蠶爲災上天降割赫曦孔熾不澍

乃臻灰人無徵偶龍不效圭璧未崇干奠瘞枯
棹已疲於頰仰燦塵絳天曠氣燭地山靈毛髮
其焦枯何假陸渾之火河伯人民其爍爛庸難
牛渚之犀豸稊向枯原隰含瘁於是永嘉宰林
侯蒿目興歎齋心引懃對食不御徒行却蓋百
舍重繭羣靈荐禱一誠動物已覘德克之符五
體投地匪因忠信之薄斟靈泉於湫谷迎墨蜮
於幽宮已而皇祇悔禍百神振竦放火正臯臯
魁驅屏翳鞭彗冥水滿畢星氣衝郊地重淵吐
潤觸石含姿溼雲鬱術清陰露暄靈颺颯其潛

扇甘澍森以橫集其始至也郊甸祁祁原田莓
莓動植藿靡潑渙華滋其少進也滃霭黥黥溇
瀉霏霰草木欣欣其如悅秬芑油油之若醒烏
鹵之赤穰重穎汚邪之紫種駢莖乃有鮎背之
叟殷音之子犢儉牛醫田峻牧豎擊轅行歌含
宮應徵巫免暴而擲揄冠脫焚而扑舞接袂成
帷聯裾爲堵總總乎鱗鱗乎咸充斥於莊馗闐
噎於阡陌者也於鑠我侯民之父母明明上天
厥澤霈矣溫溫恭人厥德浹矣撫撫平疇茂稼
登矣我箱萬矣我庾億矣疇非精誠能徼靈貺

沙石堂集 卷二十五
二
哉故石卿用之以蘇洛陽平仲用之以潤華邑
諒輔用之而惠澤流廣微用之而頌聲作徵之
曩昔載觀來茲敢抽柔毫聊希贊述然銜石微
禽土不增於大地標薪爝火明詎益於耀靈竊
附民風用備惇史云爾頌曰

夕雲族兮甘澍零稼用登兮民以寧羗吾侯兮爲民

正

天樂頌有序

萬歷歲在甲辰時維陽月天台有門法師說淨
土生無生論於剡之寶相寺每登座豎義輒聞

空中天樂作焉法嗣寂公嘆未曾有退而著賦
辛亥中秋過予觀夢菴出以相示且乞居士一
言居士欣然援筆作頌以助贊歎

如是我聞寂公所說有大法船艤于於越定慧爲柁
猛利爲楫一刹那間出三界劣俛無量生永辭淪沒
俄頃有音來自寥泝匪竹匪肉匪絳匪鐵含宮扣商
應族蹈節如噫氣聲始於蘋末如春雷喧發於蠙穴
如蠶吐絲欲絕不絕如蟬曳風欲咽不咽如餅瀉波
若竭未竭如鍾度垣若歇未歇倏從空生倏從空滅
衆竅皆清雲收河澈霽雪照林寒溪現月或疑帝樂

張於洞庭又疑梵唄出于化城湘靈乎瑟龍女乎箏
君山乎遂緜嶺乎笙吹光索影敲影求聲思惟計度
無得而名迺有佛子返聞自性不以耳聆不以目聽
泯爾何知廓然無證以和合和非動非靜以空印空
非垢非淨以手例手非倒非正以物相物非緣非境
問之太虛太虛不應師亦忘言但豎塵柄拍床一下
我說法竟

仁暨南交頌有序

夫以獨角之獸游於郊則轂雛無殖九文之鳥
儀於世則孳乳咸熙累浴之時邇蘇斯應明明

上帝眷茲含生篤誕大良俾作岳牧覆育羣品
以作乂於王家於鑠王公德音孔徽產無諸之
舊國亶川嶽之上靈神輸秘圖天授宏畧威德
所至悉底於寧惟以甌括之要區實爲東南之
雄樞連衡百粵控帶三韓乃厘睿圖授公以鉞
公既跋於四履飭彼槍纍動九地之下以發謀
見萬里之外而制勝於是殲鯨鯢以作醢架龍
鼉以爲梁海圉廓清彙弓臥鼓維歲在大淵獻
之夏颶風焱扇溟渤簸颶乃有夷艘闌入內地
我戈船咸集師徒戒嚴羣夷罔敢或抗稽崩歸

命束手受組諸將士欲以斬馘奏績公聞亟以
騶虞旛詔諸裨校毋得妄戮一人始獲七十人
爲黎光武等再獲二十人爲裴文孫等再獲四
十一人爲宏連等類皆雕題黑齒椎髻跣行語
言侏儻象胥無得而譯也已而獻俘轅門中有
裴福寧者稍嫻文字奏稱爲安南國人祇奉主
命有事於長沙葛黃祀神罔或有所覲公廉其
狀無詭辭竊嘆曰夫安南者卽堯典所謂申義
叔宅南交是也自漢爲交阯九真諸郡五代時
始竊據其土宋元因羈縻之我太祖高皇帝始

定天下安南修貢最先帝惠顧隆洽滲漉歷四
十年所其臣黎季犛弒主陳日烿擅兵自立驕
恣日積文皇帝乃布告中外命成國公朱能討
平之舉國降附上遂按漢故事郡縣其地置官
司如內屬蠲宣德間黎利復叛上方厭兵從閣
臣楊榮及士奇等議謂交阯越在萬里外棄之
便乃遣少宗伯章敞赦利權署安南國事黎氏
凡六傳至黎諱復爲其下莫登庸募立嘉靖九
年上命咸寧侯仇鸞進討駐師境上登庸詣軍
門乞降上表自理詞頗卑切鸞承制許之遂班

師後黎諷子黎寧復逐莫氏仍據其國至今奉
琛惟謹蓋中國之於四夷叛之則討順之則懷
矧列聖功德涵濡無外予奈何以掩殺爲功哉
宜上請釋之歸國時叅戎沈公驤公議會報中
丞高公直指張公具以疏聞帝若曰俞哉休哉
咨爾明牧爾能畏天之景命不愛其勛而廉於
殺以柔遠之仁漸漬於海外昔仁傑典豫州以
全活揚休曹彬下江南以不殺稱美方之前烈
何以加焉朕甚嘉乃伐用錫爾以朱提之金其
餘叙賚有差厥惟昭哉於是三軍之士驩譟雷

動羣夷加額欣欣更生某伏睹盛美莫罄掄揚
謹拜手而颺言曰昔羊祜惠綏江漢則峴首有
墮淚之碑竇憲破虜私渠而燕然有紀功之石
史不絕書焜煌竹帛至若我公遠據訃畧鴻廓
帝仁卓掩前聞光流來葉謂宜鋪張以耀遐荒
闕而不述何以示遠某謹次第其事以播徽烈
於無窮云頌曰

惟帝式靈眷茲甌土乃命蓋臣建牙是撫維茲甌疆
奠江之泝遠控窮漠近襟大鹵顯允君侯爲皇良輔
鹵簿來斯嚴霜靈雨誕敷以文孔赫厥武仁爲儲胥

義爲干櫓飭我餘艗陳師鞠旅乃膺乃心曰羆曰虎
方漢三明埒周二甫威德漸摩罔敢予侮惠澤滂流
爰寧我宇維歲重光季月告終谷王倒流箕伯其風
有三夷艘闖我內江洸洸我士爰集蒙衝纍纍者夷
從風乞降獻俘幕府以昭厥功君侯曰嘻邈彼交阯
啟疆于南越在萬里罔敢弗虔貢琛獻雉戴髮含齒
均吾赤子矧也稽崩宜貸九死言告中丞言告直指
僉曰都哉仁言孔旨具疏以聞達於宸扆帝曰俞哉
念彼遐陬曰迪於彝則仁是柔厥惟弗迪則法是糾
咨爾良牧鬯爾嘉謀宥而弗劉惟爾之猷再拜稽首
對揚王休某也下民適觀厥懿懿而不揚小子是懼
載筆作頌以告萬世播之貞珉詔及四裔

賦

素絲堂賦爲陸袁虛令君壽有序

夫太素不與乎黃期而乎黃至乎黃不與黼黻
期而黼黻至土鼓始於路叢塗墜終乎藻桷疇
非流俗之波乎哲人軫焉用是振起惟涼爲法
以儉是師故上有弋綈之章下有羔羊之咏豈
細故哉迺有海虞陸侯平原著族乃以退食之
處顏曰素絲累纒累緝佩長倩之名言五緘五

沔古堂集 卷二十五
蛇叶風人之雅咏準易履先於白賁著論覈旨
於乎同于是何子拜手抽繹斯義以著賦曰

瞻茲堂之穆清兮轍四虛而中闢面笙嶺以標南兮
劃重溟以奠北左華蓋以鎔爛兮右紫芝而旁魄苞
神秀以徵凝兮滲乎膏以滋液象九斗以名邦兮界
三台以分域允南戒之望區淝東之輿澤也乃有平
原鴻彥發跡海虞用虛不盈表裏以虛游物之始漱
道之腴銜命出宰於焉剖符而乃廓乎邈以爲宅秉
端操而爲廬示之以不局之鑰宰之以冥運之樞規
瀨壘之宏址撤文致之周陸雪輸堅於玉案月借朗

於水壺延祥風於虛牖涌甘液於前除民物用是以
生遂動植以之而昭蘇羔羊委蛇自公退食有圖有
書是宴是息肇錫之以嘉名曰素絲之是式繫前修
之董道漸姬周之遺則乃示民以不怵遂化行於南
國感風人之永言旌澡躬於休德企徽媿以齊而信
景行之可卽旣範節以昭儉亦衡正而標直卽五絨
之惟涼期服之以無斃顧世俗之佻巧競華予以爲
度棄庚庚而弗由衆駸駸以捷夫先路寘九畹之靡
寧惟五英之是御矜長衷之善舞焯修眉以市媵苟
簞簋之不修雕文綉其焉傳紛紛總總以朋趨侯獨好

修以爲常返崑崙於旣斲芳菲其彌章寧熙洽於
百里將垂憲於萬邦徼神明以變化韋躬踐於堂皇
羗祖德之未泯昭令儀於重光宜惠風於四葉繼高
軌之驥驤於時蓐收肅駕律中素商庶政告成百物
用康侯屆初度維日惟良庶民子來以壺以觴乃式
歌以衍衍祝維休於無疆重曰素絲五紵不易其節
兮白華絳趺言方其潔兮樂只君子播訐烈兮億萬
斯年永燿燿兮

九山歸興賦有序

夫飛遜保名見機而作茲非詰人之曠觀達者
之高蹈哉昔季鷹身陷危機尊鱸自引長公拙
者爲政不能取容四明季真季八十餘始乞鑑
湖一曲當時標以高尙之目何哉二疎以違則
鼻容秩至六百自免庶幾知止足之分上下累
千百年何厪厪若此也吾甌副守郢都九山陳
侯之官甫六月遂飄然投傳去茲其勇往遐舉
之致蔭映昔賢遠矣感慕交膺退而著賦

何九山之逸伯策飛轡於泰霄凌倒景以橫厲朋瀲
氣而逍遙濯霞情於溷濁鬱雷音於清寥頓萬里而
一息覽八紘而載超漱々冥之烟溼燕青邱之瑤條

既栖心於雲之際兮，羗託跡於域中。龍駿車而連蜷兮，鶴乘軒以豫鐘。雖申脰以就勒，終蜚聲而麗空。體用盡以應物，亦通人之所衷。已而影華纓於冀都，試綦組於涿鹿。既控徇以裝懷，亦撻寧而蒿目。掩尊且之英圖，躡震撫之高躅。建標幢於百城，騰榮光於九牧。繫風義之蜿蟺，信若人之明淑。載守邦於甌堞，復徂徊於海曲。方長離之來儀，胡竊脂之弗穀。朝稅駕於芝田，暮秣駒於空谷。苟用心之由人，何詹尹之可卜。丁王道之平平，胡異趨而趨。起撫芳歲之悠悠，寧迷塗而不遠復。睨暈尉之恢恢，縱瞥天之黃鵠。已焉哉。

洞庭波兮木葉飛，瀟湘寒兮鴈南歸。薜荔兮爲佩，紉芰荷兮爲衣。擷中洲兮杜若，擘層阿兮留夷。綠林林兮曄曄，紛郁郁兮菲菲。露盈筥兮萼帶紫，雲流匙兮菰米肥。撫寒松之獨傲，覩杞菊之未稀。挾烟客兮江之渚，攜佳人兮河之湄。慨遑畧之已邁，訢來日之可期。欸情話之疊疊，交申旦而依依。屏尊罍之已覆，汎清音於金徽。春秋佳日，駕言有攜。載游載泳，以邀以嬉。或探書於酉洞，或訪蹟於瀨溪。或濯纓於滄浪，或飲泉於廉池。或流憩於南畝，或有事於東菑。睇穉穉之芃芃，遡冷風之披披。歸揚舸兮枉渚，吹洞簫兮

汾石室集 卷二十五
兮極浦日薄兮虞淵月生兮當戶鶴長鳴兮向人山
售奇兮待主雲讓臥兮辭扁霞分栖兮承宇於焉抗
音高歌頓足起舞歌曰山中人兮歸來乎騷赤螭兮
馭颺車餐玉英兮吸雪腴薄溟滓兮鄰太初已而清
響旣度朱顏微醺曠若有懷載起而歌歌曰山中人
兮胡不歸山有蕨兮林有薇悵佳期兮不可遲霜淒
淒兮霑人衣於是滿堂稱善舉觴進祝君子萬年以
膺多福

嗇如園賦爲鄧虞一文學著

鄧伯子南陽華胄駿發鄧都勝情天逸標韻風疎游
心物始獨與道俱爰斥美圃於焉考慮僊的聳乎北
牖神漢涌於南除覈乎旨於柱下錫嘉名曰嗇如客
有過而諗之曰吾子負韜物之雅量懷高世之英圖
將逃覽乎八荒胡削跡於一區吾將進子以游觀之
邽樂華詭之極娛發子之覆子欲聞乎不腆大楚實
曰奧區玉衡鶉首之次赤館朱陵之墟左獵雲夢右
眺荆巫乘堅策駱載馳驅窮日不足卜夜有餘奈
何跼蹐蓬藿之下若縻株拘精疲於秘典神蓋於玉
書胼胝皸痂無乃億歎伯子作而言曰噫戲若客所
謂馳騁之娛亦奚以爲吾想夫蚡冒之奄有楚國也

肇土畫疆篳路藍縷作法惟涼土木之侈溢於後王
渚宮轍轍章華鏘鏘層臺九仞飛觀百常翼藻椽以
橫鶩跨雲窠以高驤被翠羽刻龍章挂曲璫綴鳴璫
裂綈錦兮繡文塲規雄虹兮裊飛梁復有秘閣邃闥
曲榭迴廊或涼或燠乍陰乍陽誇大蒐於夢澤詭豔
詞於高唐俄代謝之忽及慨榮瘁之靡常紅蘭旣化
白露爲霜玉蕙蓮礎灌莽荒岡詎若吾廬挹清飲爽
雲霞在衣風泉落掌冥觀則萬古崇朝臥遊則十洲
函丈几上獨嗒然而墟空中契泠然之賞及夫歌扇
舞衣裁紈列綺活冶繁華熈如桃李結幌流蘇千重
步障紫絲十里綵絲七寶之襦纂組五文之履舉華
袿兮光風迴動凌波兮香塵起忽寒暑之迭更亦烟
消而雲委莫不感行樂於當年傷流光於逝水予方
擊辟芷以旌潔擷留夷以信芳採秦蘅以紉佩集芙
蓉以爲裳散芳襟於華薄蔭翠幄於朱楊叢桂發小
山之馥倚蘭吐大國之香信夫薄榮觀而燕處其樂
洋洋者矣又若舞按陽阿聲徵北里激楚迴風前谿
白紵含宮咀商變以流徵啟朱脣發皓齒采靡蕪於
山間咏芍藥於溱洧已而矚靈西匿戢暉濛汜逸響
與梁塵共滅玉質偕歌臺俱圯予方振天籟於空谷

舒鳳嘯於中林擊泗濱之浮磬撫彭澤之素琴泉叩
北而諧調風振杪而蘇唼豈美夫驚心動魄桑間濮
上之音哉客曰唯唯否否蒙竊未通方今聖明在上
如日方中懷才抱道之士叩叩顛顛若修鱗之赴巨
壑鴻毛之遇順風先生眇論若高蹈之義則獲而兼
濟之道未宏也伯子莞爾不荅抗音而歌歌曰治人
事天莫如嗇兮早復重積無不克兮無不克兮莫知
其極兮客喜而謝泠然若灑乃知先生非忘世者

辭

陳鼎卿反招辭有序

於乎鼎卿故嶽寄歷落奇士也胡適以自沉彼
造物者將子爲鼠肝虀爲蟲臂虀嗟悲夫鼎
卿自離佔俾業好奇詭畫策譚劍自喜當其杯
酒淋漓歷歷抵掌寓以內外疆圉險阨要害掌
列五兵席擁萬竈居然有封狼居胥意間有所
論議後輒中窾非徒務爲浮說游辭者已而譚
天下山川名勝齒頰雲霞眉睫煙液仙仙乎醜
醜乎若吸清泠御六氣左浮丘右洪崖而游乎
瑤埃之表已而仰天而噓散髮孤歎靈籟和聲
萬壑奮響則令人有天際真人想鼎卿亦沾沾

自快也鼎卿少多負俗之累或以爲病癖爲狂
爲矯爲谿刻然竟莫能名鼎卿者鼎卿旣不諧
于俗日益與俗左居恒鬱邑而卒歸之天問思
辛芒昧謬悠之說以自托焉已耳逮鼎卿之死
也或以聽于神淫于鬼也或以仲子之殤也皆
非真知鼎卿鼎卿故好讀柱下漆園書以有生
爲委形以溘化爲返真此鼎卿之所以翛然長
造也世寧有真知鼎卿者哉夫景差宋玉傷屈
平被讒幽憂以死迺作大招招魂豔以人理之
樂鼎卿非有被讒幽憂也常以有身爲大志是
則鼎卿托此以擬南面王之樂也余因擬反招
一首陳以桂醕薦以申椒偕二三友生謁以要
之楚人以些余以且

九淵冥冥幽不開且潮汐泊泊遂復來且魂兮歸序
不重迴且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且魂兮歸乎無不之
之或上或下載湛載浮且龍鼉爲砥蛟龍爲梁且雌
蜺爲帶雄虹爲裳且金膏爲醢水碧爲糧且清江爲
酪濁海爲漿且咨爾水德實靈長且靈潮吐納森窮
荒且漉漉浙浙漾潢洋且沃雲盪日流湯湯且天吳
馬銜翁以鱗且蝸像靈若欵來翔且寶光靈氣耀皇

皇且蜃宮貝闕闕龍堂且水晶榱犀文窗且突廈
璿室蔭雲廊且網戶朱綴疏曲房且煙消霧縠霞嶂
張且琉璃角枕珊瑚牀且鍤鏤宛轉結琦瓊且璫瓏
罽窳燠以涼且彛珠赤壁充圓方且璆鏘丁當鳴琳
琅且鮫人鮪衣爛齊光且江妃雜佩曳鳴璫且靡顏
膩理睇靚妝且綽態姱容儼成行且蘭裾蕙帶還風
揚且翡翠鞵騰芬薌且湘靈拊瑟咀清商且神女
拂箏穆鏘鏘五音繁會君豫康且君洩洩兮樂無方
且魂兮魂兮無復懷茲故鄉且故鄉瀕洞兮羅罽張
且鵬止坐隅兮鴉鳴于桑且胡爲乎麗之兮罹此殃

且反顧迷惑以俵俵且躬在瘼兮獨周皇且周容佻
巧以披昌且糞壤角智矜蜚蜚且鬱邑侘傺唯動勦
且訛聲厚誣相頡頏且苞周身兮不能防且以朱以
碧以彛以黃且束艾盈腰謂蘭不芳且舉國皆迷詠
予以狂且室有喪兮子有殤且中情瞽亂兮涕淋浪
且鴻鴈悲鳴天雨霜且朱鐙沈輝兮夜未央且子何
心乎遘茲不祥且魂兮歸乎胡淹乎此邦且去枯集
苑兮返子故常且乘迴風兮以尙羊且

林太公哀辭有序

萬歷己亥春吾邑侯林公三年報政誥封太公

如其官時太公几杖無恙七箸無恙宜介景福
以康吾民也仲冬太公捐館舍君侯斬焉苦塊
中部民何白謹撰楚些一章乃假友人楊汝遷
爲巫陽歌以要之其辭曰

歲當龍蛇賢人菑些耀靈匿兮兮雲隕些羗晝晦兮
風以霾些玉鸞逝兮荃將安歸些無諸故都荃篤生
些紛內美兮媵修能些服義未沫秉幼清些擊操悅
道以爲旌些綈緇含咀啜其英些琅函金籥窮絕冥
些之淵澆濶其族難名些一龍一蛇賁幽貞些厥有
昌胤爲帝輔些帝命作理維甌之土些崇山大鹵采

以阻些侯恤民隱孰循拊些歲在闕茂月建午些肥
蠶爲政室如燬些侯貞禱兮紛屢儻些神哉沛兮颺
靈雨些歲以登兮多黍稌些土伯九約角而羽些齒
斷斷兮競人脯些鼓氣揚厲蒸民失所些指重黎兮
軼前軌些樹崇堂兮翼周廡些物有馮兮以寧處些
六衫潛銷獲安堵些誰其生之有賈父些父我子之
念厥祖些壬夫張兮魑以武些詈申申兮復齋怒些
束艾盈腰棄蘭杜些虺臯隳肩謂蛾不媿些蠶掉尾
兮域含弩些善謠詠兮競簧鼓些揭日月兮以容與
些披昌橫厲莫予敢侮些皇報績兮降睿語些綬若

若兮棊五組些荃宜豫康享五金些下民不天荃胡
罹茲不祥些駕赤螭兮連以翔些佩寶璐兮鳴鏘鏘
些芝幢桂旗儼成行些遵先路兮龍驤驤些含朝霞
兮激正陽些荃東邁兮首炎方些滄溟浴日熿扶桑
些過勾芒兮謁東皇些疏緩節兮陳浩倡些荃歸徠
兮遵我疆些降瑤席兮薦瓊芳些荃南邁兮衡之陽
些朱陵紫蓋蔚以蒼些蘭櫓桂楣圓芝房些祝融司
火爍珠光些荃歸徠兮下海邦些要椒糈兮歆桂漿
些荃西邁兮瑤水傍些崑崙弱流一葦杭些媒載勝
兮賓西王些隱玉几兮據雲牀些飛瑤傘兮行瑤傷
些荃歸徠兮薄甌江些靈剡剡兮昭躡躡些荃北邁
兮兮冥鄉些紫宮丹闕鬱旁唐些燭龍匿輝蒼以涼
些寒門蕭蕭天雨霜些荃歸徠兮登斯堂些御彫胡
兮間黃梁些荃盍歸兮歸子舍些咽素驥兮肅靈駕
些巷盡傷兮市爲罷些荃莫贖兮侯不借些心結惜
兮涕交下些青春不歸白日謝些江水寒兮奄將夜
些出國門兮掩悲咤侯無過毀無怛化些

王侯哀辭有引

何子適瑞之郭有祠翼如有像擘如邦之人聚
祠下旅俎而薦之何子曰茲非王侯之祠耶何

邦人思慕之深也然為治奈何諸文學曰其為人也毅而慈察而和閑而密敏而勤字民如子肆士如子弟時而為慈母時而為嚴師鰓鰓焉惟瘼之痾侯之弗延民之不天也吾何以輟我思焉余曰噫夫今長民者傳跡其下去之日惟恐其驅之不疾也甚至睽睽自潤怨讟載塗弗顧也悲夫侯生為名宦死為明神雖死猶生也余復感邦人報功之勤知侯之靈爽不遐棄邦人也審矣敬作誄辭俾邦之人歌以祀侯其辭

曰

山維峴兮江安陽高巍巍兮浩泱泱粵自有邦惟侯良邦之震愆罹厥殃侯騎六氣翼天閭列為星辰麗寒芒照臨下土物以昌睠茲故疆民用康蘭肴桂尊粢糴蕪崇宮闕清鸞鸞皇靈陟降兮於斯堂靈之來兮般裔裔騰文蚪兮雲之際颺靈雨兮神哉沛稼蕃熟兮多黍稷禦不祥兮駢疵癘江若帶兮山若礪贊予功兮昭萬世

提字平 國 子 姓